



黑龙江教育开发丛书

教育哲学

教育大系之七

主 编 王为农 郑希晨

副主编 黄元贞

JIAOYUZHIXUE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AOYUZHIXUE

教育哲学

主 编 王为农 郑希晨
副主编 黄元贞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教 育 哲 学

主 编 王为农 郑希晨

副主编 黄元贞

责任编辑: 王晓明 张佳莉

封面设计: 刘玉臣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哈尔滨市道里区九站街1号)

黑龙江新华附属印刷厂印刷·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11.125·字数 215 千

1990年10月第1版·199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5316-1173-2/G·839 定价: 3.95元

序

黄 枫

去年年底，教育界的同志建议把一些老校长、老教师、老教育工作者，以及企业界热心于教育事业的厂长、经理组织起来，总结经验，撰写文章，为振兴黑龙江教育出谋献策。这一建议立刻得到了出版界、新闻界和各地市教育部门的响应，并决定在今年教师节5周年、国庆40周年的时候，拿出第一批成果，与全省人民见面。今后，还要一本本地编辑、出版下去，让广大教师都能够在这套丛书里看到自己无私的奉献和光辉的足迹，让全社会关心教育的人们都能够从中了解黑龙江省教育历史、现状和未来。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已经写入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历史文献中。今天的大、中、小、幼在校生，将成为我国21世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生力军。教育的成败直接关系到民族的前途和国家的命运。在黑龙江这块沃土上，曾有一代又一代人，上下求索，寻找一条兴省富民之路。人们从长期的奋斗和不断探索中领悟到一条真理：“国将兴，贵师而重傅”。因此，如何振兴龙江教育，如何提高全省劳动者素质，已经成为全省各界上上下下、方方面面关注的热点。据统计，当前全省每4个成年人中，就有1人正在接受继续教育，每5个适龄人口中，就有1人正在大、中、小学校就读，

受教育面突破了1千万，教育普及程度和覆盖面已达到了历史的空前高度。这正是兴省富民希望之所在。为此讴歌，为此作传，是我们这一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培养什么人，怎么培养，是这套丛书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教育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领域，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为它所在的社会制度服务的，而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又总是以它自己的意识形态来教育学生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理所当然地要求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具有坚定正确政治方向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因此本书编者、作者都十分自觉地着眼于“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这个中心，精心组织，潜心钻研，集多种实践经验于一身，熔各种真知灼见于一炉，汇编成《黑龙江教育开发丛书》，让它传播于当今，流芳于后世，造福于子孙后代。

这套丛书计划出版百余册，既然是丛书，它的作者也应该是一个群体，即热心于我省教育事业发展的各界同志和朋友。首批问世的计10本。其中有应用方面的，如《怎样当好教师》，有理论方面的，如《管理·体制和人》、《教育现实和未来》；有预测方面的，如《黑龙江2000年教育》等。相信广大读者从不同岗位、不同角度上，都会从中找到知音，或者感奋，或者深思，或者产生共鸣，或者引起争辩，这正是编撰者所期待看到的社会效果。古人说，“风乍起，吹绿一池春水”。在黑龙江广袤的大地上，让重视教育并研究教育风尚蔚然成风吧！让太阳底下最光辉的事业更加光辉灿烂吧！

1989年6月20日

前 言

《教育哲学》，是适应深入教育改革的需要和黑龙江省高师、教育院校教学的急需而编撰的，原稿分十讲，已在《教育探索》杂志上连载，现在其基础上修改后辑成。

本书由黑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王为农（绪论、第九章、第十三章四节）、黑龙江省教育学院哲学副教授郑希晨（第一、二、七、八章）、哈尔滨市教育学院哲学副教授郑云恒（第三、十、十一章）、绥化师专副教授冯克义（第四章、第十三章一、二、三节）、黑龙江大学调研员舒男（第五章）、哈尔滨师范大学教育系副教授、全国教育哲学委员会委员黄元贞（第六、十二章）等同志集体撰写，王为农、郑希晨同志任主编，黄元贞同志任副主编，由王为农、郑希晨二位同志提出编写纲目并统稿。

本书写作过程中，参考了国内外有关教育哲学的专著，采用了一些教育哲学论文中的论点，在此向著作、论文的作者致以谢意。在本书成稿之际，承蒙黄济、陆有铨二位老师慨允，将他们的新作《我国教育哲学建设的回顾与前瞻》收作附录，以代结论，特表衷心感谢。

教育哲学在我国是一门新兴学科，它属于教育基本理论，从对象到范畴、内容、体系，目前均不够成熟，我们只

是做些探索性研究，以期增进教育哲学学科的拓展。不当之处，诚望各位同行和读者不吝赐教。

编著者

1990年5月于哈尔滨

绪 论

教育哲学这门科学，对广大教育工作者来说，还是比较生疏的，但它确是一门非常重要的应用哲学和更具思辩性的教育科学。它可以提供一些正确的认识方法和具有哲理的思想武器，分析、阐明当前教育领域中出现的一些难以回答的普遍性问题。要正确回答问题，就需要借助于理论思维。恩格斯说：“理论思维仅仅是一种天赋的能力。这种能力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而为了进行这种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3页）现在我们提供给读者的就是这样一种理论思维——教育哲学。

1. 什么是教育哲学

（1）教育哲学的对象

大家知道，科学是认识世界的基本形式，每一门科学，都是认识一部分世界的基本形式。教育哲学，作为一门科学就是以一定的哲学观点和方法去研究教育的根本问题和一般规律的学问。这是就一般教育哲学而论的一种表述。然而，我们要研究和学习的是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那么，什么是

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呢？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在教育领域中的迁移和应用，以求正确地说明和阐述教育中的根本问题和一般规律。教育是社会现象，要正确地说明教育现象中的根本问题和一般规律，就需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关于人、关于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加以考察和论证，以求搞清教育与社会现象的本质关系，搞清教育与人的发展、教育与知识、教育与伦理、美感情操等方面的根本联系和一般规律。

教育哲学是一门边缘学科。它既是哲学的一部分，又是教育科学体系的一部分。它是用哲学思维概括的教育学，又是由教育学升华的哲学。

(2) 教育哲学与哲学原理的关系

教育哲学是哲学原理的迁移与应用。教育哲学与哲学的关系，是一种应用哲学与理论哲学的关系。教育哲学实际上是一种应用哲学，如同政治哲学、法律哲学、历史哲学、科学哲学、艺术哲学、生活哲学等等应用哲学一样，都是哲学原理在一定领域中的迁移与应用。对哲学的应用研究，进而建立各种应用哲学，是现代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为人们认识不断发生变化的世界，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思想方法，去帮助人们探索和发现新的真理，这是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功能。为了更好地发挥现代哲学的功能，哲学本身的内容和形式，要有所突破。把哲学的一般原理，迁移应用到自然、社会和思维中一个具体的现象领域，建立应用哲学，是现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生命力和实用性的体现。所

以，哲学的迁移与应用，既有利于各门科学的发展，也有利于哲学自身的发展。

(3)教育哲学与教育科学的关系

教育哲学是整个教育科学体系中的一门概括性、理论性更强更高的基础学科。教育哲学研究的范围，主要是有关教育的本质、教育的功能和价值、教育的目的和其它一些教育基本问题，它主要研究教育是什么的问题；而教育学则主要是根据教育的基本原则和规律，研究教育教学过程的实施原理和方法，它主要研究教育怎么办的问题。教育哲学的内容，类似过去流行的教育学版本中的总论、概论、原理部分。当然，这不是说今后教育学著作中就不该谈论这些内容，只有让位给教育哲学。不是的。内容可能有重复，但由于两门科学的渊源不同，所研究、论述的范畴，所使用的逻辑思维方法是不同的。教育学(Pedagogy)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出现，已有几百年的历史，而教育哲学(Philosophy of Education)是从哲学中引申出来的一门现代学科，只有很短的历史，这是两门相关的又是互相独立的学科。教育哲学无非是把一般的哲学理论、原理，应用于解决教育中的一些根本问题。这些问题也许在教育学、教育心理学、教育社会学、教育经济学等等学科中得到一定的阐释，但教育哲学与它们的区别在于是从“哲学上”去进行论析的。就象心理学与哲学认识论、逻辑学一样都是研究人的思维规律，但并不能互相代替一样。正如实用主义教育哲学的创建人、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所说，不能把教育哲学和教育科学的关系称为“源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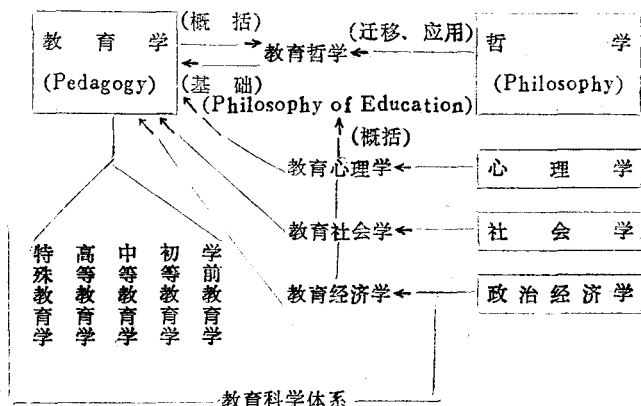
源泉都是实践，教育哲学的目的是提供一种“认识的工具”，他认为：教育科学的研究，仅用科学的方法（即实验、统计的方法）是不够的，还必须进行理论的概括，也就是把科学的方法和哲学的方法结合起来，才能形成新的理论。总之，教育学是根据教育的基本原则、规律制订各项教育实施原理的，教育哲学是对教育学所根据的原则、规律进行哲理的探讨、分析和批判，两者是互相配合、紧密联系的。

要明确教育哲学在整个教育科学体系中的地位，就要避免哲学是“科学的科学”之嫌。有一种说法，即教育哲学与其它教育学科的关系，是统帅与被统帅的关系。这种说法，如果是指一般（教育哲学是研究教育中最一般的问题）与特殊（其它教育学科是研究教育中的一个方面的问题）的关系，或者，因为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教育科学之间的“中介”、“桥梁”，任何科学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受一定的世界观的支配，……如果是指这些，那么，说成是统帅与被统帅的关系，也不是不可以的。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把教育哲学看成是整个教育科学体系之上的科学。教育哲学在自己的发展中，要始终明确以下各点：

（一）教育哲学不是包罗万象的，它只研究、回答教育中的一般问题；（二）它不是直接去总结、回答教育实践中的问题（虽然它一步也不能离开教育实践），而是概括教育科学研究中提出的根本性问题；（三）它主要是为教育战线提供一个认识方法，而不是代替解决和回答教育中的各种疑难，更不是医治教育中各种病症的灵丹妙药；（四）它是教育科学的一门基础理论，学习和研究教育科学，必须学习和研究

哲学和教育哲学。

下面将教育哲学与哲学、教育科学的关系，作一图示说明：



2. 教育哲学的由来及其发展

(1) 古代哲学家与教育家并兼一身

人类产生文化以来，教育与哲学就有很深的渊源。在古代，哲学家与教育家往往并兼于一身。这种现象不仅由于古代哲学与各门科学尚未分化有关，而且直接与哲学家多是亲自参加教育实践活动密切相关。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我国先秦的孔子、荀子，汉朝的王充，宋朝的朱熹，既是大哲学家，同时也是大教育家。在他们的著作里，如孔子的《论语》，柏拉图的《理想国》，既包括丰富的哲学、伦理、政治观点，又包括自己的丰富的教育思想。近代的一些著名

哲学家，他们的一些教育学讲座和著作，常常混杂在他们的哲学讲座和著作中。如德国哲学家康德，1776年在柯尼斯堡大学开设的哲学讲座中，就开设了教育学讲座。

(2) 近代教育学成为独立学科

随着近代科学的不断发展，各门科学逐步从一揽子“哲学”中分离出来，教育学也从哲学和哲学家手中分离出来，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17世纪，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是教育学研究的先驱，是教育史上第一本研究教育教学原理的著作。除《大教学论》外，影响较大的教育学著作，还有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爱弥儿》，特别是19世纪德国著名教育家赫尔巴特的《普通教育学》，是一本体系比较完整的教育学专著。

教育学 (pedagogy) 作为独立科学出现、发展，已经经历了近四个世纪。而教育哲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出现，只是近一个世纪或者说是本世纪初的事情。它的出现，是合乎逻辑的，是哲学科学发展史上的一个螺旋式复归，一个否定之否定：哲学——教育学——哲学（教育哲学）。看来，这种逻辑的发展，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3) 现代教育哲学的由来和形成

一般认为第一本教育哲学专著的出现，是19世纪中期德国哲学家罗森克兰茨 (Rosenkranz) 在1848年写的一本叫做《教育学体系》的书，后来这本书被美国教育家布雷克特 (Brackett)，在1894年译成英文，书名被译成《教育哲学》

(The philosophy of education),这就是教育哲学的由来。布雷克特把这本书译成《教育哲学》也是有背景的,据查,美国教育家P.孟禄主编的《教育百科全书》(1913年出版)记载:美国纽约市大学,为了训练公立学校教师,在1832年就设立了教育哲学讲座。实际上,这时的教育哲学与教育学的基本内容,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

教育哲学趋于成熟,建立比较完整的体系,是本世纪初的事。20世纪初,出现了“教育科学”这个概念。在这之前,是赫尔巴特的传统教育理论、方法占统治地位,那时,只有叫做“教育学”的一种科学。到19世纪后半期,以实验、统计为主要研究方法的所谓科学方法,应用到教育研究中来,于是引起了教育学领域学科的分化,儿童心理学、教育心理学、教育社会学、教育统计学等多种教育学科发展起来。这时,原来意义的教育学,已经概括不了整个教育科学体系。于是,做为概括力最强的哲学——教育哲学,便脱颖而出。哲学的使命,按毛泽东所说:“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从此,又开始了教育学与哲学的结合过程。实际上,这种结合一直存在着:因为教育学在发展过程中始终离不开哲学,不论哪一位教育学家,在论述教育问题时,总是以一定哲学观点和方法为依据的。

另一方面,教育哲学的产生是时代的需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大工业迅速发展,它不仅需要为统治阶级培养自己的后备力量,也需要有一定知识技能武装起来的劳动大军。在这种形势下,以赫尔巴特为代表的传统教育思想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对教育的

要求。为了适应这种变革，一种新的教育思想体系——教育哲学，便应运而生。这里，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便是美国的杜威。

杜威 (J. Dewey 1859—1952) 是美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长期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任哲学和教育学教授。他在1916年出版的《民主主义与教育》(副标题是《教育哲学导论》) 是他的资产阶级实用主义教育哲学的代表作。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反对赫尔巴特以教育学为依据的欧美教育体系，把系统传授知识、强调教师的权威和强制的学校纪律等等称之为“传统教育”，他把自己的实用主义教育则称之为“现代进步教育”。他强调学校教育应以儿童活动和生活为中心，提出“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社会”、“从做中学”等口号，把教育作为“改造社会”的“工具”，以便适应美国所谓“民主政治”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一点他直言不讳，他说：“教育哲学并非把现成的观点从外面应用于起源与目的根本不同的实践体系；教育哲学不过是就当代社会种种困难，明确地表达培养正确的理智的习惯和道德的习惯的问题。”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在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广泛传播，对于反对传统教育，促进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美国的著名教育哲学家布鲁巴赫尔，在评价杜威时说：“若无杜威的出现，以及他的实用主义对现代教育每个方面的坚持不懈的挑战，教育哲学就不能为本世纪这样达到显著的地位。”但是他的教育哲学思想，很快就暴露了它固有的缺陷：他在批判传统教育时，由于主观唯心主义经验论的作怪，便走上了另一个极端，否定

了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校系统传授知识的作用，因而造成了美国教学质量、知识水平下降的严重后果。所以，到了本世纪30年代，实用主义教育哲学由盛转衰，又出现了新的教育哲学流派——文化要素学派，如要素主义、永恒主义、新托马斯主义等等。它们分别以不同的哲学理论为依据、反对实用主义教育哲学思想，或强调数学、自然科学等基础学科的教学，或强调传授人类的文化遗产，但都提倡教师的权威和作用，因而被称为“新传统教育派”，也叫“新赫尔巴特派”。文化要素各学派的教育思想，虽然也有些合理因素，但由于对生活实际和儿童兴趣及独立活动有所忽视，因而受到社会各方面的抨击。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实用主义的一个分支，改造主义教育哲学流派又发展起来。改造主义自称是实用主义教育哲学的继承者，强调以教育为工具，进行“社会改造”。主张学校课程要围绕社会改造的中心来进行，使学生积累“社会经验”以达到“社会同意”，实际上是主张阶级合作。在教学上提倡人文科学为主，以问题为单元组织教学，基本上是实用主义的以儿童为中心的设计教学法的继续。以后，随着形形色色教育哲学流派的兴起，又出现了存在主义、分析哲学、结构主义等教育哲学派别。

在教育哲学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上述欧美的各种教育哲学流派，实质上都是各种唯心主义哲学的变种。（当然，他们研究的方法、思路，提供的一些资料和信息都值得借鉴，对其思想的背景更需加以研究）。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教育哲学，从作为一个学科来讲，还正处在酝酿、形成的过程之

中，但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思想却早已由卡尔·马克思所奠定。在《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教育哲学》条目中，把马克思称作“近代最有影响的教育思想家”。马克思在他的伟大著作中，深刻地批判了资产阶级教育的弊端，论述了教育的本质、教育的目的，教育的根本途径。他一方面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阻碍人的全面发展的桎梏，另一方面，他从分析现代工业的革命变革中，指出了现代社会的生产力必将要求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对立，使人的全面发展成为可能，并指出了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造就全面发展人的唯一方法”。

我国一些教育理论研究者，从本世纪20年代，就开始了教育哲学的研究和著述工作，比较有影响的有范寿康的《教育哲学大纲》，吴俊升的《教育哲学大纲》。这两本书基本上采用当时欧美唯心主义体系。马列主义传到中国后，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也着手企图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来研究教育哲学，如张栗原的《教育哲学》、杨贤江的《新教育大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项研究工作中断，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党的尊重知识、重视教育的政策感召下，教育哲学的研究才又恢复起来。

3. 为什么要研究和学习教育哲学

(1) 教育哲学的基本任务和基本功能

我们知道，教育哲学不同于教育学和其它教育科学，是因为它不仅是要寻求回答教育中的根本性的重大问题，还在